禮部志稿

二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禮部志稿卷四十七

明 俞汝楫 編

奏疏

修省疏

奏乞回天弭災疏

成化四年禮部尚書姚夔等言竊見今年自春徂夏天氣寒慘風霾陰翳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

夜不見星日況今四月中旬雷不發聲考之傳記各有
徵應邇者北敵屢寇邊境四方日報災異人事如此天
其或者仁愛皇上有以警動之乎伏惟皇上當春秋
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
天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等區區忠愛之私有不
能已竊睹英宗睿皇帝臨阼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
而慈懿皇太后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雎之德
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支本隆茂伏願皇上修身養

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不輕思宗社之至重思聖體之
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
廟降祥本支百世實天下之大幸也然此在聖心一轉
移之間非求神奉佛之所能致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
所宜停罷阿吒哩之流惑世誣民所當斥回餘如府庫
金帛皆民膏髓不宜浪以費用諸作匠役無大勞效不
宜濫授官爵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
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誠為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斷

痛自改省于每日視朝之後循祖宗故事詣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務開誠心布公道以来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雖一服食一言動之間皆遵成憲而行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弭矣疏上詔曰上天示戒實警朕心卿等所言足見忠愛内事朕自處置其政之在外者當斟酌行之

星變陳言九事疏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求言禮部尚書周洪謨等

言九事

一承平日久俗尚奢麗宜禁止服用違越者治之如律

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勅賜寺觀至六百七十三所後復增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絶自古佛寺之多未有過于此時者宜申嚴著令敢有增修請額及妄稱復興古刹者罪之

一光禄寺正統間每歲牲數止四萬成化元年定數不過十萬近又加十萬猶不足用且以猪易雞鵝民力益

囙令除上供外乞查成化初例凡增派浪費悉宜停止

一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護國三寺番僧千餘法王七人國師禪師多至數十廩餼膳夫供應不足況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用度擬于王者而其間又多中國人冒濫為之宜令給事中御史覈其本出山番簇者聽其去留冒濫者悉令還俗

一頃歲術士李文昌以養沙點銀之法誑罔不道已寘之法如復有此輩悉宜斥逐

一令僧官善世以下九十八人道官真人以下一百三十餘人雖無廩祿亦濫名器况其死例有祭祀真人又例得銀印尤費國用宜覈其額設推舉者方許僉書死則與祭否則止令帶銜死亦不祭又教坊司官至五十餘人亦宜止令五人僉書其餘皆帶銜辦事

一自宮求進稱爲淨身人者動一二千人雖累加罪謫旋復收用若不痛懲無有紀極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賜之否則仍發原籍原衛今後宜依先年枷項放

遺事例勿復收用

一工部歲辦鹿多光祿寺至以襍用而太常寺每歲供祭鹿俱大興宛平二縣買給每隻用銀多至十七八兩宜止于工部歲辦内擇用之

一各處歲辦藥材約有一十二萬餘斤積久陳腐今宜計足二年之用暫免一年採辦後視為例陝西山西河南旱災尤甚歷年逋欠藥材悉宜宥免

上批答曰禁奢侈已行矣供應牲畜所司查奏節省法

王佛子國師禪師番僧供給俱省其半今後漢人冒為
之者必罪不宥方士已令都察院禁之淨身人逓發原
籍原衛以後仍以十五年例處之餘皆如議

大災異加省疏

弘治三年閏九月禮部尚書耿裕等奏比來據天下諸
司奏報風雷雨雹山崩地震之變一一有之考之傳記
以雹為沴氣為陰脅陽以迅雷風妖怪雲變氣為失政
以山崩為陰乘陽以地裂為陰背陽以地震為越陰之

職專陽之政古之罹此災異者或夷狄背華或小人害
正或生民失常業皆歷歷可考陛下自即位以來内修
德政外溥仁恩宜乎和氣致祥災異消弭夫何半歲之
間災異之大疊見層出蓋天心仁愛為陛下特出此以
致警動之意伏望益修德勤政賑恤以全民命節儉以
省民財服食器用不越乎常土木興作不萌乎念任賢
使能聽言納諫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以消天
變以迓天休以保承平之業延靈長之祚臣等亦當反

躬思咎痛加修省并行各鎮巡三司等官務祗奉德意凡事有便於軍民者即為舉行否則即為改革仍修飭武備用戒不虞奏入上納之

極陳災異疏

弘治七年九月禮部尚書倪岳等言近日南京風雨驟作太廟孝陵等處樹木有拔仆者且飄落殿宇廊廡厨庫明樓碑亭等處瑠璃吻獸垂帶飛仙勾頭筒瓦及裏城坍塌鋪座又今年三月以來甘肅遼東宣府并山東

福建雲南四川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或震倒城垣房屋壓死人口遼東大風吹倒城垣房屋天色黑暗吹落黑蟲滿地大如蠅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以後霪雨連綿淹沒禾稼山西天鳴白日有星如杯散為五塊又有火如斗墜地化為白氣河南白日有星如斗零散而隕有聲如雷又有星大如轆軸赤光隨之宣府白日有星如斗隕地有聲化為白氣四川瘟疫盛行長寧等縣病死男婦三千餘人南直蘇松等府狂風驟雨平地水湧丈餘

坍塌官民房屋二萬二千八百九十餘間城垣鋪舍五十餘處渰死人口二百八十三人海潮逆湧江水泛溢浙江湖州等府縣天雨連綿江潮泛漲居民房屋橋梁圩岸類皆浸壞城垣公廨亦多傾仆湖廣武昌等府州縣天雨不止洪水泛漲四望無涯軍民房屋俱被渰没城垣公廨等項俱被崩塌通衢撑駕小船老幼移徙山林廣東肇慶府洪水入城渰倒城垣官民公廨倉厫房屋等項廣西柳州等府縣江水泛漲高者丈餘崩塌城

垣衙門公廨漂流軍民房屋臣等謹按傳記有曰狂恒
雨若蒙恒風若又曰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
又曰流星晝見民災兵動又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曰百姓愁怨陰氣盛則為大水
竊見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甘肅宣府遼東雲南皆邊方
重地其河南山東山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
南直隸皆藩屏要地不過六七月間各官所奏災異如
是之多而又遠近相同彼此互見揆之往牒亦所罕聞

若不痛加修弭誠恐變生不虞猝難救藥伏望皇上惕
然致警于中赫然修正厥事勤聖學以體天之剛健廣
言路以憲天之聰明崇儉約節賞賚以裕財戒姑息嚴
刑罰以懲惡信賢斥佞以正朝廷選將飭兵以壯邊圉
罷非額之征科以恤民窮停不急之工作以蘇民力杜
倖門捐冗費凡此皆修為于人事庶幾仰荅于天心臣
等兩京文武羣臣亦須各竭乃心各恭乃職振廢弛而
革因循勵廉勤而黜私慝務盡交修之實少寬宵旰之

憂仍行各鎮巡等官痛加修省勉立事功若復循習故常罔知警省者必論之以法上嘉納之

危言修省疏

正德元年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揺動不止大角天王之座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而今乃揺動意者皇上輕舉嬉遊射獵無度以致然耳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位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法星后妃之象

后妃不遇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
三曰天機令星不愛百姓聚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
權伐星號令不明則不明伏望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
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遠寵幸節賞賜
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仍勅內外廷
臣同加修省章下禮部禮部言其覼縷上陳亦憂國愛
君之忠悃伏望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反躬自咎恐
懼修省親儒講學正心修身聽政以時起居有節不恣

情而輕出禁廷勿玩狎而私行監局痛戒遊逸悉屏
玩好凡射騎驅騄狐兔鷹犬之事一切屏除諂諛巧佞
乞求陞改之人一切罷黜廷臣建白為公者不阻于倖
臣臺諫敷奏盡言者必見諸行事停不急之工節無名
之賞則聖德新治化著而天變自消矣上是之源精于
占候見象緯異常則憂形于色必據實具奏無所毀譽
然為劉瑾所惡竟杖而斃焉士論傷之

修省未盡疏

正德十年禮部右侍郎石珤上疏言去冬以來四郊無雪一月之間兩明繼食東作之始風霾輒興小民無知相視驚洶皇上體念天心哀憫元元敬慎聖躬恊于神明申令廷臣同加修省禹湯之罪己不是過也自下詔迄令又纍旬月雨師屯膏旱魃肆威狂飈震怒不悔于昔霾曀萋暧無日無之畿輔地方視遠滋甚河南壯數郡樹無完膚人民相食天之譴怒不息何以至此昔者寃婦釋而東海之雨作楚獄雪而鍾離之澍降劉焜之火

滅于反風金縢之禾起于旣仆豈臣下奉宣德意通達
下情容有未盡何其感通之機窒而不行也臣備員秩
宗不能少補禮樂以召神人之和節剛柔之氣曠官
竊祿罪加夷等災異不息咎實在臣乞賜歸田里詔曰
珤學行老成不允辭

復初政消災變疏

嘉靖二年八月禮部尚書汪俊等題為懇復初政以消
災變事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

題先該禮部咨為勅諭事節該本部題奉欽依上天示
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與在京在外文武
羣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都要
著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備行前來臣等仰窺聖心遇災
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惟朝廷四方
之準君心萬化之原皇極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則位
育自臻粤自皇上入繼大統以来昭德塞違勵精圖治
革積年之宿弊復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顧

自去歲迄今四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
暵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小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
不能將順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
補將來凡于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革者略
以次第舉行其于事關重大者另各條具奏請外臣等
復有一得之愚敢為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覩陛下臨馭
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兼以民貧財盡

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氣陛下可不惕然慎
終如始以愜荅天人之望歟臣等請試言之陛下登極
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想至治比來百凡舉措多
與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未
愜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内
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陛下在藩邸之時已
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

不肱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内閣票擬旨意或竟從中改師傅重臣諮詢疎濶至于緊切事情下同諸司疏請陛下徒荅温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欲為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顧慮而有去志陛下欲誰與共理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

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
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
干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
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迹同拒諫此聽納不能
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鑒先朝名器之
濫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較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
蓄稍充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監趙

山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户之除爵非平
亂禄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朝廷之名器益濫
府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
如初末慰天人之望也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
巨惡俱命錦衣衛拏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
人謂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
司問理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
能如初末慰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命户部將

御馬壩上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蘇松山東河南北直隷小民困苦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太監閻洪等飾辭瀆奏遂寢查覆積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回回人于永等禁黜左道一歸于正比来誤聽太監崔文蠱惑之言乃于嚴禁之地建設齋醮或盡日而罷或

連日不止耗蠹財用溷瀆宮庭此禁止不能如初未慰
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松栢之姿比來聖躬時或違和天顏未
能如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間之地違養心
之道歟此保固未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
足以干和況兼之乎是未可諉為適然之故而弗加之
意也中外皆曰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
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

知也臣等竊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
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天子之獨運也以機務
之繁多也設公卿以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
以糾察之股肱有托耳目有寄是謂政在朝廷主威重
于九鼎國勢安于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
已不然則内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
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摠攬而權實移于下矣伏
望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 闕

極異加省疏

嘉靖五年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言臣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氷雹傷稼殪人南北直隷江浙諸處亢旱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

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痾江西之虎恠鄱陽之牛禍層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睹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

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于倖門而人無懲戒與臣伏覩陛下有堯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智勇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遍洽于天下彌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窒九卿之執奏多閣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氷堅浸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為百寮供職庶

績咸熙然諦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
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者未必是是者
未必聞所見者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
未必行是朝廷且未必正况百官乎萬民乎今禮部所
奏荷蒙聖明采納竊觀朕心警惕之語仰見陛下畏天
之誠會官擬議之文欲展臣下進言之志化災為祥轉
禍為福端在此舉臣願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
乾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

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所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録讒慝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懐顧忌陛下以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順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臣垂

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之官論道爲職公
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災異策免公卿今在
廷大臣無如臣老憊者亦無如臣不職者遇災策免實
其所宜伏望皇上賜臣罷斥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
協心匡濟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疏入上嘉納之

畏天修政疏

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李時以彗星見上言休咎之徵載
在洪範雖聖人猶且嚴之則災異之見不可諉之氣數

之適然而人君畏天修政之心有不容漫然而襲故者
今京師夏月以來震雷殺人淫雨傷稼沿邊諸郡餓莩
盈途盜賊横發乃是月乙巳夜彗星復見東井陛下一
聞占候之言即惕然不寧勅下禮官講求至理敬天之
誠深宮弗替此古帝王克謹天戒之心也臣等不諳象
緯之學固不能旁引曲證如京房劉向之徒以瀆天聽
然天人相與之際則嘗聞之固不容文飾以欺陛下伏
惟仰稽乾象俯順時宜檢察于萬幾之中以求因革舉

措之宜仍飭大小臣工同加寅畏勉修職業以來月二日
為始俱青衣角帶朝參辦事至星滅而止凡利所當興
弊所當革務實舉行其事關祖宗害切生民者科道官
指實陳奏務恊公論以慰人心或言有未當詞傷過激
亦望優容以仰答皇天篤祐之心以共成嘉靖中興之
治上曰上天示戒朕敢不警省以仰答仁愛其如議行
科道官以言為職當隨事論列秉正竭忠以圖自盡何
待災變然後言雖求言為帝王之善然無肯為國為民

者亦徒事虛文耳已屢有旨不必第令大小百工同朕痛加修省以匡朕冲昧上回天意

飭虛文修省疏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禮部題該寧夏等處督撫巡按等官楊李等奏爲類奏災異事各奏報所屬府州縣衛所地震等因通抄案呈到部臣等竊惟上天聰明苟無其故變不虛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宜恐懼修省則變災爲福也陛下敬德祈天修道凝命其于弭災之

道蓋無所不至矣比來雷鳴星隕物異人妖四方奏報
殆無虛日節該本部題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上天示戒
近日京師地震各處地方災異疊見朕心驚惕與爾文
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回天意便擇日齋戒遣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山川欽此俱經欽遵外今該前因竊惟類
奏災異雖係累朝舊規然實聖明克謹天戒至意是以
節年以來凡本部具題前事俱奉諄復之旨申飭內外
同加修省非徒循故事飭虛文而已昨該本部類奏仰

奉前旨其于聖德謙冲似蒙采聽而內外臣工則似無所施行雖臣等仰知聖明在上應天之實不必以言然大小羣工誰能遍諭將謂陛下以災異為諱以修省為虚恐非所以謹天戒明常憲而昭示天下者也臣等待罪禮官職司聞奏四方災異既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明留神鑒納特播天語嚴飭中外大小臣工今後務宜仰體天心不負君德惟公惟正去私偽杜朋比毋作好惡以賛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治則天意格而人心安

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覽此奏前批委忽畧了天垂
眷愛災異羣方本自朕召敢不省懼但內外大小百工
均宜各加改悟以弭災沴勿得視為故事便通行示悉
欽此

陳言消變疏

萬歷二十二年禮部右侍郎馮琦題為懇乞謹天戒憫
人窮以保治安事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
午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

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犯已為極異迺至山陷成谷
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
也臣等欲有陳説懼涉煩瀆顧身為九列同國休戚安
有災變若此而畧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
竊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
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税之額比
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
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

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以盜聞臣等以為此非細故也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等豈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皇上戒以弗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

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剥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通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税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索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

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剌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為可保者夫巴拜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處小民唱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皇上聖神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内外里巷歌謡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

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人捜括之奏又見允行即如何其賢遍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煩徵求太急正額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為無碍亦將指無銀為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家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亦敝有司一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竊謂天下之財

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懣又如仇世亨奏徐鼒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墓之罪而後以掘墓之物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即有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攀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

三覆萬里之外止憑單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至重之柄此風一唱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為金穴何人不可為樸滿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某某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竭天地之產寧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日前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憐

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絶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禮部志稿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四十八

明 俞汝楫 編

奏疏

冊立疏

請建儲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懇乞聖明早建儲宮以重國本事

竊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欲茂隆大統以圖萬世之安

必早建儲闈以繫四海之望蓋國本定而人心有歸斯
宗廟尊而社稷益重此古今之通誼聖哲之宏圖也恭
惟我皇上仁孝格天聖神御世協氣蒸于萬類洪恩浹
于八埏是以九廟儲祥三靈薦祉篤生元子岐嶷夙成
蓋自詔命渙頒萬方欣戴固已仰前星之有耀慶主器
之得人矣迄今深宮傅養已踰六齡而鶴禁猶虛鴻名
未正上而兩宮聖母必屢裕後之懷下而四海臣民咸
切承祧之望臣等備員邦禮職掌攸關夙夜圖維不容

少緩謹查得本朝舊例宣宗之立東宮時年二歲憲宗之立東宮時年六歲孝宗之立東宮尚未週歲蓋皆早建元子以定天下之本亦欲及時蒙養以端萬化之原成法昭然俱有深意今元子睿齡漸長聖哲益開諭導滋培正在今日必須册立之禮及早允行然後輔翼之方秉時可舉況今青陽布令蒼震發祥肇啓儲宮昌辰允協是用披竭愚悃上瀆宸嚴伏望皇上仰遵成憲俯順羣情容令文武百官照例表請或即勅下臣等擇日

舉行以開本支百世之祥以衍宗社萬年之祚天下幸甚臣等幸甚奉聖旨冊立前屢有明旨候行你每如何又瀆奏知道了還候旨行

請建儲疏

禮部尚書羅萬化謹題為恪遵建儲明旨恭請擇日舉行以快輿情以永治安事儀制司案呈竊惟國家有慶典則羣工俗萬姓以懽呼一人有成命則中朝合外夷而欽仰矧冊立之典職掌攸關凡為禮官罔不夙夜皇

皇先期顒望今事已届期可不齋沐叩請於君父之前
查得萬歷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皇上有旨云册立之事
著改於二十一年行旨哉王言蓋偶觸而云然非有意
于遷延也自奉有改期之旨而日月遞轉人情因望極
而嫌遲今歲月已臨人情又因望極而喜深矣且皇長
子十有二歲齒日長而德日新況值二十一年時之正
而春之首已經欽定謹用祗承大禮告成正惟今日吉
期已届豈容再延所當速為題請者也案呈到部為照

建儲實今日之急務改期係皇上之親裁中外之望久
殷臣等之心更切既已逢年自當遵旨伏乞皇上渙發
綸音特勅臣部令欽天監諏吉定期上請舉行則神人
胥懌共仰大聖之無私遐邇騰懽咸頌吾君之有子萬
世治安之道端在此舉矣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請建儲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趙用賢謹奏為儲議
未定人心甚摇懇乞聖明亟舉大典以釋羣疑以安大

臣事臣忝貳禮官伏見數日以來大小臣工紛紛藉藉
皆以建儲為請臣復何能置喙但臣日夜反覆思維此
舉實宗社休戚所關天下臣民瞻仰所屬臣無知識本
不能言而私衷寤寐所不能安又不敢不一陳于君父
之前也臣竊惟祖宗家法遠過漢唐宋具深思極慮不
為情暱啓嫌端不為濡忍妨大計事事度越百王而建
儲一事尤非歷代所可望其下風者謹按本朝列聖即
位之初必首舉册立大典皆載在掌故班班可考惟我

世宗肅皇帝臨馭最久亦于十八年即正儲位未有遲至二十餘年猶曰有所待者也累朝元子誕生無論嫡庶或二三齡或五六齡即行册立未有年及十二睿性已開屬望所係猶曰尚可遲至數年者也陛下所法者祖也所欲遵行者祖訓也然祖訓所載立嫡之説蓋為朝廷無皇子別有所徵者言耳安得據以為成憲附以今日之事而啓將来無窮之禍哉臣謂九廟在天之靈必大有不安于此舉者矣且我皇上之正位東宮也方

六齡耳于時仁聖皇太后睿齡正茂我穆宗皇帝曾不為之少待豈先帝故薄夫婦之誼哉思社稷為重不忍言情以宗祧為急不難割愛此固累朝之家法而前事之可師者也今待嫡之說一旦自皇上發之隱然成命而開屬階臣意兩宮聖母之心必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陛下篤念中宮以待嫡嗣之生盛德事也第使中宮而誕育有期可待也又使皇子而冑齒未長可待也今發祥之兆杳不可期而陛下必欲待之數年之後托中闈

之愛而藉以箝盈廷之議臣竊謂中宮之心亦必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元輔王錫爵清正廉直陛下倚之為股肱天下望之以主持臣亦習知其必能辨此者當其始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為今日第一事引而身任之矣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初不知為何語一旦諭從中出忽有併封之命遂至道路猜疑縉紳訾議咸謂錫爵默有啟告致成此舉然臣竊聞其緒論凡所敷陳於皇上之前者未嘗不切而羣疑眾毀一時并

集其迹幾無以自解雖為君蒙訕大臣固所不辭然數
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如此
何以吏使之安意行志殫思極慮為陛下宣賛于密勿
哉臣見錫爵之心大有不安于此舉者矣且昔皇長子
之初誕也陛下嘗昭告郊廟覃恩海宇主器之托默有
定矣今待之十二年乃忽有封王之命僅等于藩服之
稱雖陛下眷念中宮以為有辭亦安能家置一口哉臣
見天下之心疑且慮焉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夫人君

之舉動係天下之安危故舉事一當則當時注之後世誦之以為楷舉事一不當則當時非之後世傳之以為戒況冊儲何事也詔旨何言也可令屢遷而數易朝更而夕改乎臣愚以為宜亟召三輔臣或于便殿或于平臺面加裁決或召九卿科道諸臣盡赴闕下公加評議如以為必不可緩乞收回新命仍照原旨即行冊立此天下臣民所共快宗廟社稷之大幸也如必不然寧姑停詔命少需後日庶幾猶不至成一時之過舉而開萬

世之釁端也然臣又計皇長子今十二齡矣未幾而且加冠又未幾而且大婚情竇一開則收攝不易衆好一啟則功力為難此聖功所以貴在蒙養豫教所以成善
皇上試自反今日之聰明睿知獨高千古可以惕然悟惺然警矣臣愚不識忌諱敢披瀝肝膽從諸臣之後亦發狂言惟陛下矜其愚而採擇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建儲疏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謹題為明旨久繫人心吉典欣

逢令節懇乞聖明早賜乾斷定期舉行以隆國本事臣於去年九月以主客司郎中調補儀制司日惟循行故事毫無寸長思效涓埃無先典禮顧今日職掌當盡典禮當行莫有急於册立皇長子者臣夙夜在公則夙夜在念喜心纔動則懼心旋生以國家至大至吉之典禮而臣以職掌得奉行之大幸也以大臣屢請屢格之盛舉而臣以卑官下僚欲祈皇上以必行又臣之大懼也查得萬歷十九年八月皇上有旨云册立之事著改於

二十一年行各衙門不得又行瀆激以致延改欽此臣
捧誦明旨仰見天親之至愛倫序久彰冊立之遲延原
非本意止欲旨從中降不欲發自臣工以故萬歷二十
年終歲之中未敢有言及者今則二十一年矣皇言欽
定炳如日星臣司祇承信如著蔡敢不恭據以請且邇
者節慶上元正海宇同歡之日時惟孟月尤陽德方進
之辰伏乞皇上順天時以明主鬯之震器從人願以定
用事之長男特渙綸音擇期上請則國本安定不假羽

翼而成吉典肇行不煩瀆奏而舉上而兩宮聖母預卜
元孫之纘承皇上之至孝也下而四海臣民快覩元儲
之定命皇上之大順也朝廷之上宮壼之中更有何樂
可以勝此乎記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
下也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見國家之事惟斷乃成
也皇長子正位東宮此事之必不容再緩者皇上毅然
行之則協和之慶萃于聖躬宗社之庥垂於萬世若躊
躕中冓忍而不能自裁停寢奏章疑而不能自決非所

望於英斷之主也諏吉舉行惟皇上亟圖之不然中外臣工援明旨以瀆天聽皇上何辭以杜羣臣之口釋天下之疑乎臣不勝祈望懇切之至

請册立講學疏

禮部尚書羅萬化謹題為聖心因言即悟大典肇舉宜亟懇聖明特勅册立以便講學以定宗社大計事儀制司案呈看得帝王御宇必首建儲亦必蚤教諭三代之長靡不繇此我朝家法尤更昭然皇上君臨二十一年

雖前星有屬而儲位尚虛真明時之缺事皇長子睿齡
十有二歲雖聰明自亶而師傅未就實臣子之隱憂邇
者大小臣工以是請者不下數十人臣等反覆思維據
人心之屬望而言冊立不可一日緩就元子之德業而
言講學亦不可一日遲但事有次第必先正元良之體
而後可以明講讀之儀禮在相承未可懸主器之尊而
專設賓師之席祖宗故事不可殫述查得成化十一年
十一月冊立皇太子時年六歲至十四歲二月出閣講

學弘治五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時年二歲至十一年三月出閣講學歷考先朝未有不首行冊立者也若元子之年則長矣冊立講學可不一時並舉以慰臣工之願以安天下之心此皇上今日第一急務而輔臣當竭力旋轉以贊其必行者伏乞皇上恪守舊章亟為俞允隨勅下本部容臣等行欽天監前後擇日具儀以聞則數年曠典一旦快覩其成而萬年丕基今日益衍其緒豈非清朝一盛事哉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册立大典條議疏

刑科左給事中史孟麟謹奏臣惟册立大典貴恊輿情羣言僉同即為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惶悚卿僚大小諸前後數十餘疏葢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于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諸義誠思聖覽未遍敢撮其總歸條為問荅竊佐萬年之計妄希乙夜之覽謹題請旨問曰元輔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荅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為後世慮深遠祖宗

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于今日而待嫡于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為輕國本紊名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于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即皇考第三子為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為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

太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是豈可以待嫡封王者例乎問者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按此乃親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

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子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册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具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子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藩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與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故長

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于朝廷則
不然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為宗社生靈主
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
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
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
不復繼室繼妃之妾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
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
祖訓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子不可待既

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冑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之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王則卑元子亦卑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封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擬元子拜嫡母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奈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皇

上所謂非光明正大道也蓋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已子為嫡庶子為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為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策所著指為屬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偶為之事為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誰知然則皇上曷為而權宜元輔曷為而曲引廷臣曷為而固諍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

章而懇非為皇上一旨非為元子一王非為元輔一身誠恐
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
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為賜書如
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閻顯之
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眦睨儲位如魏王
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
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秉具倉猝援立所
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于垣樹功

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于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宮中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壓長晩年亦不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且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于萬

世宗社之計而不忍于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
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
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貫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
子之善在于蚤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
下震蕩奈何以天下為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于
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而嫡位無
主亂自此生魯漆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

身必預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胎而徒以中宫為解以封王為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壊祖宗二百年來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啟震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犯屈建逐免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

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于寇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宫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

英宗為太子韓琦力賛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
與知願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
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止並封疏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謹題為建儲有旨聖諭倏吏
懇乞聖明仍行前旨以安人心事萬歷十九年八月皇
上有旨云册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今喜届期臣
案呈本部尚書羅萬化等業已具題方在候旨倏于本

月二十六日捧到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将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来行欽此臣跪受捧讀既喜皇長子出閣之有日又嫌皇長子冊立之愈期夫元儲立嫡祖訓固自昭然歷考祖宗以来並無有虛東宮之位以俟嫡子者也待中宮生子聖意豈不懇至而遡稽詩傳宮闈之中

鐘鼓之樂必若文王之於太姒而後有嫡立嫡為可望也昔年皇上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比時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穆宗莊皇帝曾不少待之豈薄于夫婦之倫哉所重在宗社故所急在立儲此皇上身親目擊之事今豈不在記憶中乎且臣聞中宮聖德比于太姒保護元子過于已生皇上肯慨然冊立無食前言則中宮之喜建元儲必有甚於皇上之眷戀中宮者三復勅諭無非至理無非至情臣下豈容私議然屢奉明旨今年冊立

今日改封事體毋乃未妥乎此關臣職掌不得不言而又不敢不言蓋欲仰成君父之大信匪徒自明微臣之職分也伏惟皇上念地逼則嫌生恐釀將來之隱禍禮殊則分定可消覬覦之邪心宜申明舊旨兼行新諭建儲封王二事並舉如嘉靖十八年故事則上不失法祖之孝下可釋人心之疑詎非宗社無疆之福哉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止並封疏

工部都水司主事岳元聲禮部儀制司主事顧允成張
納陛奏為聖諭驟頒中外駭聽敬矢愚誠懇乞聖明
急賜召見閣部大臣公集朝議條陳祖宗近事以遵寶
訓以重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聖諭
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亦各相
顧錯愕計不知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来
朝臣寂然無敢條議瀆聖聰止緣遵奉皇上萬歷十
九年冊立明旨着改於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

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騎趨朝極力擔當臣等且信且
慰各相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即聖旨萬一
未即傳宣而相臣必有斡旋微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
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
邸位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
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信無有遲緩冊立以
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接出聖諭則元子暨皇
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

遂不能無疑或者皇上不諶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臣不敢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皐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諭皇上正與錫爵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葢言公也况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

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册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顧盼而趦趄宮闈近習之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

之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册立東宫禮臣具題故
實見在並未見三王並封之事而自皇上創見之臣故
知皇上必有不安于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
子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宫之日乎維時仁聖
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曽不設為未必然之
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等嘗伏
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来聖子
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頼之不然而虚借文

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滋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亟念國本不為一朝一夕目前逢迎之便而為天下萬世圖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急召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至意臣心可副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請止並封疏

禮部祠祭司主事陳泰來謹奏為明旨忽更輔臣詭合懇乞宸斷慎始慮終以安宗社事臣忝屬春曹見先後堂官惓惓以册立大典為望遵奉明旨于二十一年舉行諄諄告戒恐有煩激以違聖意今春届期閣大學士王錫爵單車陸馳兼程赴闕謂錫爵受上殊恩此來必當首賛建儲對揚成命既聞錫爵在朝房與部科諸臣言亦以建儲自任且相約以從容委曲事圖必成及二十一日聞錫爵有密揭封進臣本部隨于二十四日具

題前旨以請次日復聞御札下閣錫爵在邸手書密揭
封繳大小臣工竊意皇上倚任心膂往復商確慎重鉅
典義無先洩而錫爵不謀同官不咨禮臣黙有斡旋無
庸僉議建儲大計定在旦夕舉朝欣欣快覩之乃二十
六日忽聞聖諭下部援述祖訓分析嫡長暫虛儲位並
建三王舉朝詫愕咸謂前以册立改期今以册封改旨
前以聒瀆拒言今以大義鉗言不知聖旨自十四年以
來何以不徵祖訓不念中宫而今日始發之是皇上之

微權妙筭非錫爵莫能迎合而錫爵此來預窺上意陰
陽其說藉口册立以消再來之疑附會册封以邀久相
之寵挾智用數是誠何心衆口嘖嘖謂此事非改于皇
上而改之者錫爵也臣寔傷之錫爵忠君愛國曾不思
宗廟社稷倚重儲君敵貴耦尊易生猜忌家丞乳保各
挾私腸母愛子驕炎涼立見忠臣藎輔所宜夙夜在心
而乃以一揭了事順指恐後畧無引經證古之數陳亟
為調擬傳宣之作用捐昭布之大信貽醞釀之隱憂訣

君誤國安所自解豈錫爵博識多聞見不逮此趙普樞
軸再膺遂決帝意王旦美珠一發旋奉天書今之洊登
首揆渥賜金綺將無肖類臣愚皇上以密札付錫爵尚
資裁度未遽施行倘錫爵能如范鎮十九上章司馬光
六進劄子皇上豈不豁然感動而一旦駕言傳理蔑置
成命違信臣民叢惑中外乃至遜宋仁宗獨斷之明耶
臣有以知其不然夫皇上不察舉朝之議與四海之疑
而決策于一相錫爵不顧公論之非與萬世之誚而阿

意于一人異日釁成不測事涉難言誰啓厲階必尋禍始此則錫爵獨誤皇上而同事諸臣皆得有辭無曰天下可愚而尊寵常有也奈何猶借聖諭之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二語誇詡已功而尸其觀望僥倖之謀耶要以祖訓載立嫡之文而先朝多蚤立庶長尤為顯據聖諭存待嫡之厚而中宫寔篤愛元子久已著聞長幼之序本明宜及今示以等威之辨嫡庶之名一定非将来復有轉移之時即嫡嗣繼此而生尚可崇其退讓惟諸庶

相雄以逞更有煩于處分前星熸熸天命允歸寰海顒
顒人心恊向儲藩蚤決則友敬兼隆兄弟交驩則君親
聚順惟我皇上與潞王殿下同氣藹然恩禮殷渥豈非
昔年青宮豫建藩輔已安之大驗哉臣謂皇上不難改
歷年之明旨必不難收今日之新諭無嫌咈逆在一決
斷爾錫爵既能結聖主之特知亦必能定元良之儲位
無委艱難在一挽回爾杜漸防微寔關宸慮持經守正
庶免遺譏臣雖卑賤厠在禮官與聞宗社之明禋惟願

乜邑之有主效此悃誠非沽直譽倘因以孚格聖聰鍼砭相業斧鑕自甘廢棄無恨伏惟皇上覽察焉臣無任激切之至

請止並封疏

禮部精膳司郎中何喬遠謹奏為恭繹寳訓直剖愚誠懇乞聖明率祖承親以純大孝以布大公事臣隸禮曹日預聞明旨遵守祖訓暫封皇長子為王以待中宮皇后将来之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本部尚書羅萬化

等乞遵前旨建儲未蒙俞允陛下再引祖訓而申明之一二廷臣觸忤天聽明旨切責大小臣工揣摩惶惑不知所出而臣獨以為不然者竊謂陛下之心生于遵祖之意重以尊而諸臣未有言其故者也使陛下細玩高皇帝之旨深思其立言之因則明君在上決無可以感悟天朝在前決無可以挽回臣謹按祖訓法律篇第十四條有云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

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其三年朝覲並如
前式欽此此一條蓋為親藩入繼恐生僭竊之端不得
舍嫡而立庶者言也臣又謹按祖訓職制篇第五條有
云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歳朝廷授以金册金寶立為王
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
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與正妃
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欽此此一條蓋為
親藩封爵初無宗社之寄猶可懸庶以待嫡者言也方

今聖天子本支百世麟趾詵詵瓜瓞綿綿而陡然旁牽法律第十四條之語日月中天前星昭朗而薾然下比職制篇第五條之例愚臣旁皇詢人考已連夕繼朝不識所謂既而伏讀高皇帝御製之序有云至于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藳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而又再三叮嚀聖子神孫不得改易一字則知祖訓一書高皇帝遠慮宏謨積旬閱歲萬無疎漏之理若謂東宮

必不可先立庶生則必不附見凡終弟及之條矣高皇
帝知震器不可以久虛國本不可以倖定是以祖訓所
列朝廷無待嫡之條會典所載元子無冊封之禮是以
先帝登極甫及二年即立陛下爲太子是以慈聖皇太
后居之而不辭先帝聰明睿智當時大臣之老成秉禮
者不乏也而未嘗有他言誠遵守祖訓之道得也今陛
下以守祖訓爲得則先帝不爲不得矣先帝不爲得則慈
聖皇太后亦不爲得矣夫以陛下至孝深仁豈忍違異

先帝而虧損慈聖皇太后之明德哉臣故曰遵祖之意
重以專而諸臣未明言其故也陛下一意于遵祖而深
怒諸臣進言之非諸臣一意于犯顏而不悉陛下遵祖
之念交相抵拒何敢觸忤臣聞執成遂諫監謗防口者
衰世之秕風轉圜止輦銷印裂麻者英主之美談陛下
若抑情觀理深惟祖訓之所以然未有不垂宗社之安
而杜僭竊之禍者即使陛下益篤肅雍之愛中宮皇后
再蔿熊羆之兆順天而動自有大公至正之圖不爲膠

柱調瑟之事何間何疑別有後悔伏祈陛下澄神息怒
兼聽並觀遠繹高皇帝之法近體先帝之心下順四海
臣民之望大聖人之作為無過此者不然他日隱憂猶
未有底誰生釁端必藉口實臣雖知疎賤萬不見從然
為國臣子不忍聖明過舉貽誤將來是以猶冀萬一焉
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請止並封疏

禮部主客司郎中俞士章何喬遠員外郎曾鳳儀鍾化

民主事王宗蓁陳泰來龍膺沈之唫洪啟睿張鳴岡等
謹奏為申明職掌恭闡祖訓以昭大信立大本定大疑事
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在部辦事該本部尚書羅萬化
捧到聖諭臣等恭繹祖訓立嫡之義蓋為嫡少而庶長
則從嫡無嫡而有庶則從長皆據見在匪待將來故我
朝二百餘年嫡子生則登極甫畢儲典繼舉無嫡則庶
之長者或二歲或三歲或五歲六歲即立為皇太子蓋
上以妥宗社之神靈而下以定臣民之心志也未有遲

至十有二年之久而猶虛儲位以待中宮者試查成化
十一年純皇后年幾何嘉靖十八年孝烈皇后年幾何
隆慶二年仁聖皇太后年幾何各值茂齡冊立庶長三
帝豈不聞祖訓而薄于元配者哉臣等恭記十四年以
来明旨非一未嘗言及中宮而一旦聖諭及此是陛下
昨年實不欲冊立而借張有德一疏以易初期今年又
不欲冊立而借中宮嫡子一說以杜衆口舍既長之元
良俟難必之嫡子棄已成之明命設無期之緩圖且以

庶視嫡則嫡為尊以中宮視宗社則宗社為重陛下陽言眷念於中宮而實以貽憂于宗社臣等誠不知其可也中外猜疑以為皆皇貴妃阻撓之故使果有之則奈何以聖天子而牽于帷席之愛如出自聖意又奈何以賢貴妃而蒙以妬媢之名陛下誠一思之必有甚不安者夫自冬迄今大小臣工嘿嘿不敢出一語以瀆聖聽者以信待陛下也而陛下乃示以不信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名分未定覬覦易生倘有希定策之首功

為置器之國老禍釀于兩大釁起于羣奸陛下此時悔之晩矣且前人作法後者述焉他日聖子神孫援末竟之典為濟私之謀是虛萬年之儲位者是陛下開之也伏望陛下收回新諭確行前旨照聖祖十八年事例皇長子即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並列王封則國本建而九廟之神靈有依民望專而四海之人心自定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止並封疏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鍾化民謹奏為祖宗之訓當解萬
世之釁難開懇乞聖明復初心以定國本元輔秉真心
以從公論事竊惟臣之職掌在典禮國之大典在建儲
虞廷以禮命官揭直之一字孔子以禮立教重執之一
言禮官不直何以對天地神人禮教不執何以信天下
萬世皇上屢年明詔出自宸斷未嘗援祖訓之條止言
長幼未嘗及嫡庶之分初心豈不甚明哉今一則曰祖
訓一則曰待嫡非我皇上之初心也故皇上與王錫爵

吝劄曰遲疑未決此何心也欲食言則初心不安欲有
待則初心不忍皇上疑信相乘之境正錫爵納約自牖
之時奈何無陳善閉邪之忠而吝揭獨呈之批鱗折檻
之節而並封亟進則皇上之遲疑未決者一旦速且決
矣此豈皇上之初心哉皇上清宵寤覺平旦凝思果建
儲為初心乎並封為初心乎屢年之旨為初心乎今日
之諭為初心乎近奉聖諭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
何主意蓋有感于諸臣之疏而翻焉悔悟也皇上之初

心勃勃焉動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請盡言而無悔
可乎夫祖訓之條為藩封繼統者設非為元子設也為岐
嶷未育者設非為有子設也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指
今日之見在則可待他年之將來則不可如見在有嫡
則所立在嫡示天下以嫡庶之倫如見在有長則所立
在長示天下以長幼之序今皇上無見在之嫡則十二
齡之長子宜正東宫皇后無誕育之期則震一索而得
男當為主器爰稽列聖相承并待嫡之說非故忍也聖

君以宗社生靈爲重房闈之款洽非所論于朝廷賢后以母儀蒼赤爲公元嗣之恩勤又何殊于己出是宜抑情以伸禮不當廢禮以任情也若三王並册則名位相敵恐開僭逼之門宮寮競榮則讒隙易生釁肇參商之漸患常起于微渺惟聖神明炳幾先憂每伏于無形惟蓋臣愚深曲突此不可以近慮慮之也倘後之聖子神孫借嫡儲之未育致儲位之久虛則萬世厲階豈不自今日始哉夫屢年之旨可改則今日之諭尤可改皇上

不必多慮惟最初一念極真皇上不必多諭只建儲兩字便盡皇上何憚而不為哉今錫爵請召多官會議矣奉旨朕意已定不必廷議臣讀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夫聖王聽徵蒭蕘即陶漁不廢況廷議乎黎庶稍有異議即疑謀勿成況九卿臺省百執事乎會議之舉誠有不容已者然諸臣之疏凡數十上即會議不加于此矣讜論盈廷不招自至忠

言滿耳斥之愈多惟在錫爵披露肝膽直任已咎竭一己之精神以聚衆寮寀之精神聚衆寮寀之精神以孚聖天子之精神自賛成建儲之外毋持兩端毋開一線則皇上之初心豈無惺然覺卓然定者哉廷議可也雖不廷議可也結明主之知則匡救當急叢衆人之議則洗刷宜先茍諉其責於人而辭其咎于已則兩行人之召數千里之來何為者哉臣惓惓懇懇無非仰愛皇上欲成始終之大信俯惜元輔欲全始終之大忠也伏乞

命下禮部照嘉靖十八年事例擇日建儲二王併冊則
萬乘之主迥別藩封祖宗之大訓已明國有長君社稷
之福萬世之大釁可杜堂皇之上父作之子述之天性
之親愈篤宮序之間長不陵少不逼友于之誼益敦合
兩間太和之氣盡萃明朝舉萬年有道之長肇端今日
矣

停封請册立疏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謹題為睿裒天啟元子停封

懇祈宸斷終完大典以全聖德事臣於本月初八日接
見邸報輔臣王錫爵有認罪改正之疏隨奉明旨昨卿
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
紛疑訕不知是何主使意欲何為朕為人君耻為臣下
挾制誇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令卿又有此
奏若是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為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
法卿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是俱不必封少
候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册立欽此臣捧誦再三不勝

欣喜不勝顧慮夫分封之典加於皇子則宜加于皇長子則悖自有並封之諭而臣等深憂過計有荼苦自知不敢告人者今皇上因輔臣悔罪而旋罷皇長子之封則臣等快意紓心又有雀躍動容不能自已者第人主知過而悟不若痛改其過之為悟也真聞言而恥不若盡行其言之用恥也切今日大小臣工之言非挾制也欲各攄忠悃以彰皇上之大信故其言不謀而符非謗祖蔑訓也欲申解聖謨以成皇上之至明故其情大同

而若黨又見皇上昔已改期近復改封故進言者疑之深發之驟而不自知其迹涉于訕也具忠君愛國之誠則均可諒者且聖諭有云若是認錯置朕何地紬繹斯旨則皇上之悔悟不隱然見言辭之表乎又云朕正為卿含忍欲商量别處之法臣等思之自册立之外更有何法可處乎竊謂停封見皇上之知過惟册立則復於無過矣少俟二三年又疑皇上之憚于改過惟仍於二十一年行則庶幾不貳過矣割持疑不決之心勿牽東而

顧其西癸淵衷獨斷之明勿既可而嫌其否今舉國以
並封為非皇上業從之矣而舉國以册立為請皇上可
獨寢之乎諸臣之言正所以全國體也全聖德也亦所
以全輔臣也嘉祐間宋仁宗之立儲也命韓琦曰此事
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足矣書之青史於今頌焉臣
願皇上以是為法而奮然行之則詔旨迅于雷霆聖意
朗于星日皇長子安而中外之人心舉安矣臣禮官也
若東宮不立則朝廷之大典終屬未修疏請不堅則臣

等之素心終為未盡固不敢因王封之停而遂緩建儲之請又安敢避切責之嚴而姑為退聽之計哉章奏如流見臣工之望已極職掌攸關在禮官之心更苦惟皇
上勉圖之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請册立皇長孫疏

萬歷四十七年禮部題為景運昌隆元孫英茂請舉册立選婚大典以昭熙朝盛軌以慰中外屬望事儀制司案呈竊惟聖祐無疆之錫衍于雲仍君子有穀之貽施

于孫子故麟定用繩其武而燕翼必藉厥謀蓋祖孫父
子會合于一堂誠千載一時而述作創垂綿延于百代
亦萬年一日事誠希遘舉貴及時我皇上臨御之二十
九年冊立皇太子越五年乙巳皇長孫生維時誥告郊
廟尊上聖母徽號播告天下萬靈為擁護億兆為欣戴
者已十五年于玆矣顧此志學之年正當謝幼之日正
位乎震重徽天地祖宗之靈毓德于蒙蚤荷社稷山川
之重凡臣工黎庶所為翹首而望傾耳以承庶幾旦暮

獲覩此冊立盛典普天率土有同心也本朝二百五十餘年聖子神孫獨遭其盛者惟成祖文皇帝永樂八年以皇長孫宣宗監國明年冊立為太孫時睿齡止有十三歲成祖功高識遠其當日計先大本曾不踰時乃今歷九皇帝僅見之皇上逾二百年始復得之長孫此累朝之間實出百世之奇逢豈偶然哉臣等備查要例親王次孫郡王次子及將軍中尉子十五歲請封請婚若親王世孫郡王長孫則十歲請封十五請婚等而上之皇

長孫又可知也在今日請婚正此其時若請封則已屬
後期矣臣等于萬歷四十三年五月間恭逢宣召皇上
親發玉音聖母稀齡即欲册立皇大孫是當璧重托聖
衷久定今日月維良戩穀罄宜駢集輻輳亦有不可坐
失者維兹八月日纒壽星萬歲之岡陵千秋之日月并
集于一時萬國之朝宗四方之玉帛會合于此日在朝
廷則吉祥之善事在臣庶則禱祝之私心誠得及時舉
行則不惟歡聲雷動自都城及之海隅計九廟在天之

神與聖母當日冀見成立之念罔不克慰三代有道之長備在皇上之一身自此而子子孫孫似續百世實始基之矣豈非熙朝之盛事伏乞勅下臣部先將冊立事宜擇日戒事即于此月舉行其選婚以次具儀臣等無任引領待命之至

請立東宮疏

萬曆四十八年禮部題為仰遵遺詔謹請冊立東宮以培國本以慰臣民屬望事儀制司案呈切照自古繼體

之君幼沖在疚者抱痛于不造之家遲暮艱嗣者貽憂
于如綫之緒求其以鼎盛之年嗣服而又復擁有長子
如皇上者無論我朝僅見即前代亦未易多得是父子
作述之間皇上所得于天者不可謂不厚矣顧知為子
者必知為父而止慈者乃為止孝則克遵遺訓以凝承
天意信無急于及時册立皇長子矣臣部于册立一事
催請數四致廑先帝彌留之囑其在天之靈當必以不
及見為恨且悔前此舉行之遲矣臣查要例凡郡王長

子長孫十歲請立十五歲請婚豈天子之子年十六尚
有待乎往時皇上毓德青宮元子朝夕與俱而食息與
共也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迪之嚴又以父而兼
師今非其時矣日有萬幾應接不暇即欲與元子煦育
如昨提撕如昨勢或不能自非蚤為冊立副之保傅之
手日為護持而磨琢皇上之心亦必不安是冊立遺詔
先帝非獨為皇長子慮實為陛下慮也古者八歲入小
學十五歲入大學不知皇長子向來工夫何似寸陰尺

壁恐難再待及今圖之猶以為晩皇上首卹三韓徧及
九塞官聯布位稅使撤回曾不崇朝而遺詔奉行速于
傳命況此尤根本命脈所係亦何俟臣言之贅也伏乞
勅下臣部擇吉具儀即賜舉行先帝於昭之神實式憑
之矣除選婚講學容臣另疏具請外曷勝激切屏營之
至

乞寢貴妃封后疏

啓為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以昭國典以成大

孝事儀制司案呈今蚕内閣方從哲傳皇太子殿下令
旨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着着
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来行敬此臣捧誦不勝
駭愕隨即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具以配而后
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歷朝来
豈其無抱裯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
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
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

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詳即先帝念皇貴妃之勞當
不在位號之間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殿下豈先帝所不留意者乃恩典尚爾
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
亦不無怨恫也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非其據必非
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所為善承先帝
者孝更孰大于此乎若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播
之天下書之史册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為孝所
為善者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
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願殿下體武王之孝而為
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為孝也臣若不顧義與禮之當
然而徇殿下之意旨則臣欺罔不忠之罪不容于誅矣
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也臣不
勝悚仄隕越之至

儲教疏

輔導太子疏

弘治七年南京廣西道御史郭繼言人主垂無窮之統其本惟在於太子而太子之善則又在於輔臣稽諸往古益輔啟以衍夏祚四百餘年伊尹輔太甲以衍商祚六百餘年秦以李斯趙高為輔其平昔所以教之者皆致亡之道也尚何能保有其國哉漢昭帝年方十四即能辨霍光之譖然終不能為漢賢主得非輔之者不學無術之人乎今皇太子聰明異常正當選擇輔佐之時

臣愚以為師傅講讀之官必須擇取平昔孝行彰聞忠
蓋著稱嚴毅方正學術無偏者為之其侍御僕從之人
亦必擇取平昔志操端潔威儀謹恪慈祥篤實者為之
具輕薄淺露憸邪忌刻之徒一切勿取則前後左右罔
非正人自然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異日堯舜之德
雍熙之治皆自此出矣奏入命所司議禮部議謂繼所
言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前所言之意合皆深得古人教
養太子之遺意我朝列聖繼統率循此道故建儲之後

出閣之際必愼選名德以充講讀輔導之任凡左右僕
從之職亦皆遴選以充彝典具在皆可舉行伏惟聖明
鑒帝王之法遵祖宗之制博其人以專其任宗社之休
生民之福端繫于此上曰愼選端人輔導皇儲各官所
言誠國家要務爾禮部具記之待皇太子出閣以聞

請儲教疏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謹奏為皇子睿齡漸長豫教
當先懇乞聖明蚤定出閣之期以慰羣情以隆治本事

臣惟國家有不容不亟舉之典禮臣子有不得不屢控
之情辭陛下有不可不聽從之理勢則今日訓儲是也
往日輔臣請之矣九卿臺省繼之矣請而不聽司屬亦
得言之盖事關國本雖出位何嫌時已届期即批鱗何
避矧儀屬臣司誼有難于坐視者夫元儲之位天所定
也人所歸也明旨昭然則已勒之史館播之寓内矣顧
及時講學家法當遵此而不急圖之是陛下為父而不
念其子也可乎哉臣聞聖功係于蒙養不義習與性成

聰明方啟而導以賢哲之芳規則易勸懲實未開而誠以狂愚之覆轍則易警當爾之時童心尚純講一字即有一字之明蚤一日即有一日之益也庶人之子八歲入小學出就外傅矣奈何天子之子已八齡而泄泄然莫教之乎教之之道臣未暇舉其精者如應對進退則有節問安視膳則有儀聲色貨財人間臭蠹也玉液醇醪臟腑鴆毒也昧爽臨朝日昃不食古聖王之盛軌也他如近君子遠小人宥言官節遊宴待臣工以禮馭左

右以恩凡載在典章切中時事者皆宜反覆敷陳先事
罕譬務求展卷有益入耳無違真不容一日緩者而教
之之具尤望陛下果而行之開講有儀可令注請宮僚
有設可令擇人出閤有期可令諏吉此陛下家事奚待
人言父子至情奚須强聒臣不知陛下誠何係戀而久
不為此也當此之年而猶然不舉臣懼元子慾竇一開
燎原難撲驕盈一錮病本難除縱使聰明天啟亦當時
儆風愆他日諍之為計晚矣此非皇子之責陛下之責

也非皇子之自誤陛下誤之也臣謂陛下有不可不聽
從之理勢者此也雖然臣尤望宸衷之獨斷焉昔宋仁
宗嘉祐間儲位未定知諫院范鎮前後章凡十九上議
定矣韓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
宫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此宋朝美事載之史册可攷
也陛下倘有意倣而行之乎不然恐日延一日年復一
年則莞簟之言膠於肺腑宫闈之態幻於風雲臣子意
外隱憂又有不忍言不敢言者臣備員儀曹事關職掌

且時值新秋欣逢萬壽之臨邇中懐丹悃翹望吉典之並行伏冀陛下毋忽小臣之言俯寛出位之罪深思遠慮一旦翻然旋命禮官亟修盛舉使天下曉然知皇子出閣有期國本已定上以慰九廟在天之靈近以悅兩宮聖母之意遠以副四海臣民快覩之心萬世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儲講疏

禮部題為春講已逾詔光可惜懇乞聖明思維國本以

固萬世治安事竊惟皇太子癈學十餘年矣若非關宗
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祚之修短臣工咸欲將順何
敢攖鱗各有職掌何敢越俎乃今單言之合言之小臣
言之大臣親臣言之北之諸臣言之南之諸臣言之年
年言之月月言之蓋不忍坐視癈學釀將來無窮之禍
萬不得已而有言耳春講開于二月輟于五月今去開講
之期已遥而距輟講之期甚促皇上置諸臣之疏不一動
念豈待秋深復以寒為解耶輕儲學是輕國本也輕國

本是輕宗社生靈也祖宗艱難創業欲貽之世世而皇
上視主器之重輕于尚枲視羣臣之言等于飄風毋論
書之史册貽笑千古即祖宗在天之靈必恫乎有餘悲
者累朝全盛之天下詎宜兒戲若此耶至如皇長孫年
逾十齡矣我朝家法未嘗十齡不就傅者皇上欲治天
下而不先正其家欲羣臣百姓遵皇上之訓而不先遵
祖宗之訓本之不端末于何有且皇太子皇長孫久不
出閣講讀中外流言皆疑皇上不加意皇儲此等風聲

詎可示人恐奸宄窺隙而生心讒邪乘機而肆毒雖宗
社有靈萬不至此然亦不可視為細故而忽之矣目今
天氣沖和亟宜命皇太子出講文華殿復命皇長孫就
傅西序庶幾勤親講幄則元良之德端而篤厚儲闈則
窺伺之端息萬年有道之長在此一舉矣

皇長孫出閣疏

禮部題為皇長孫志學之年久稽出閣今當讀禮之日
亟宜擇期鼓篋以成睿質事儀制司案呈照得自古聖

人之學皆就講于師資自古好學之君皆惜陰于分寸頃年東宮輟講臣等之牘屢陳矣想皇上至慈不日且俞閣臣之請臣等毋庸喋喋矣惟是皇長孫年幾志學尚未出講血氣未定難冀德性之清明防閑不周難保身體之强固所恃以益神智而遠奇衺非見正事聞正言親正人不可則舍出閤就傅而外計無復之矣邇者皇太子才人甍逝皇長孫之所自出當悲哀倥偬之際豈宜進此迂濶不切之譚第古人居喪讀禮所以助孝

思而節哀毀也過則俯而就抑情以合中不及則企而
及望標而奮武讀禮固無妨于居喪而居喪實有藉于
讀禮也初喪講學誠非人情俟七七之後似宜妙簡講
讀之臣寫倣作課而外日講禮記數條以助發其哀思
而範圍其睿體益無大于此而計無便于此者伏惟皇
上慨賜施行然臣等猶有杞人之慮焉才人末覔慈母
愛子必極其周詳今一旦失恃飲食起居之節誰為調
護寒暄出入之宜誰為節宣此皇上及皇太子當時時

注念者也左右之人有忠直可托重者否蓋慈父之愛子也應慮其微忠臣之愛君也必防其漸臣因請講而併及之伏惟皇上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禮部志稿卷四十八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